

爱分已

有时候爱情不是因为
看到了才相信，
而是因为相信才看得到。
我相信，一心一意，
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力量。

是我最近的你 的爱

ZUI YUAN DE NI
SHI WO
ZUI JIN DE AI

颜月溪 著
YANYUEXI
WORKS



史上最美爱情飘然来袭

《黑天鹅》后再现

极致浪漫恋爱文字剧

亲爱的，我们能不能谈一场

永不分手的恋爱？

熬得过时光流转

抵得住经年别离

013029357

1247.57
2419

是我最近的爱

ZUI YUAN DE NI
SHI WO
ZUI JIN DE AI

颜月溪 著

YANYUEXI
WORKS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38189

I747.57

2419

Y8809601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 颜月溪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36-8907-7

I. ①最… II. ①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1130号

书 名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作 者 颜月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王 瑜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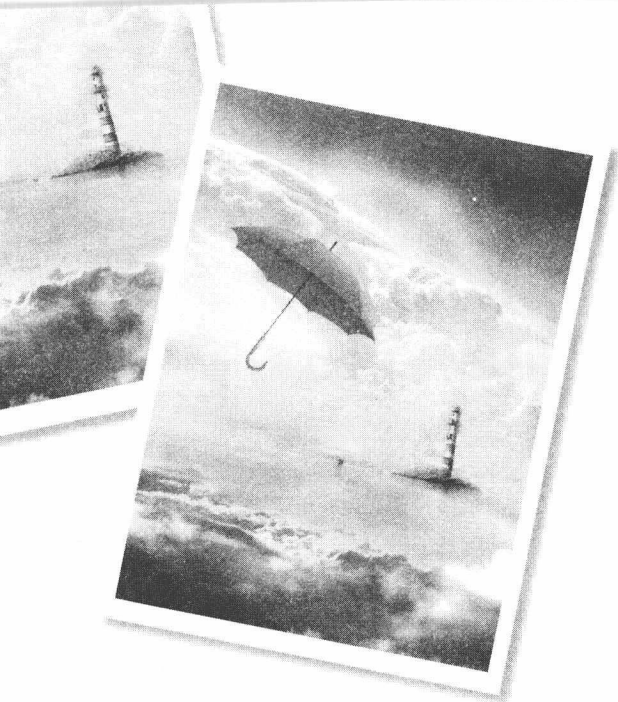
印 张 20

字 数 26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8907-7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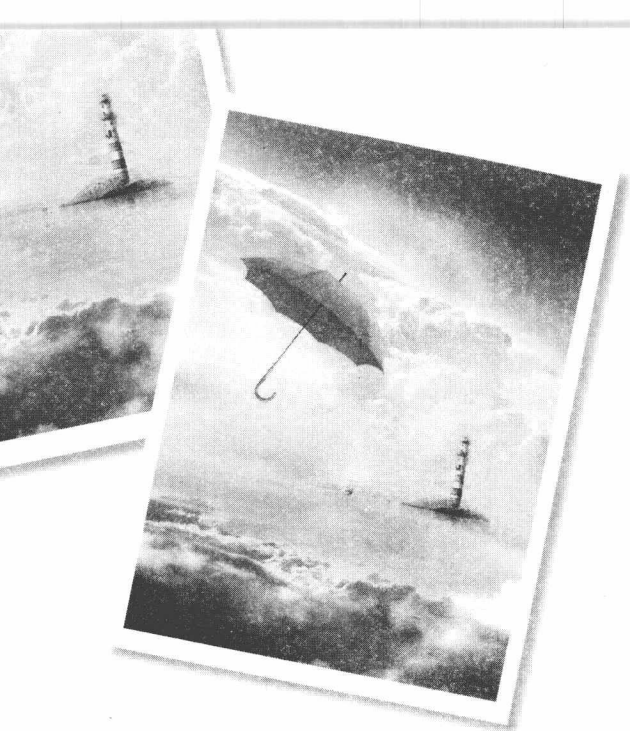


是我最远的你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一章 | “绑架”惊心 / 1 |
| 第二章 | 都是小字辈 / 14 |
| 第三章 | 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 25 |
| 第四章 | 乌龙相亲 / 40 |
| 第五章 | 细嗅蔷薇 / 53 |
| 第六章 | 一场鸿门宴 / 69 |
| 第七章 | 一物降一物 / 83 |
| 第八章 | 此心无二致 / 98 |
| 第九章 | 渣男贱女 / 107 |
| 第十章 | 天外飞猫 / 120 |
| 第十一章 | 登堂入室 / 140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是我最远的你

- | | |
|------|---------------|
| 第十二章 | 矢车菊蓝 / 157 |
| 第十三章 | 爱情细节 / 178 |
| 第十四章 | 情敌交锋 / 196 |
| 第十五章 | 还好遇到你 / 211 |
| 第十六章 | 罚站十分钟 / 234 |
| 第十七章 | 敲山震虎 / 250 |
| 第十八章 | 原来是他 / 263 |
| 第十九章 | 水落石出 / 278 |
| 第二十章 | 你是我最近的爱 / 291 |
| 番外一 | / 303 |
| 番外二 | / 310 |

第一章 “绑架”惊心

是我最近的爱
最远的你

古都江京，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下旬就已经春意融融。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轮明月银钩般地悬挂在暗蓝色天边，格外耀眼。

江京饭店位于本市最繁华的幸福路。这一晚灯火辉煌，一楼大厅接待处比往日更加繁忙，不时有挂着工作证的会场接待人员进出忙碌。随着一辆辆轿车不断驶入停车场，客人们陆续从车里下来，他们的目的地倒是很一致：二楼的钟山厅。

这些人几乎都是全国各军区师级以上干部，到江京来是为了参加在东苑宾馆举行的全军重要会议，江京军区为了招待他们，特意在江京饭店举办了招待晚宴。

饭店楼下，着一身得体军装的区晗子从车里下来，她没有戴军帽，长发服帖地挽在脑后，军装紧紧地卡着腰身，西装裙、小高跟鞋，步履优雅，仪容出众，自信地跟在领导身后。

她作为田济琛的随行人员参加会议，很是引人注目。部队系统女军官本来就少，美女就更少了，好些军官想就着工作之便跟她套套近乎，却都被她不远不近地挡了回去。

这样一来，众人就有些心知肚明了。田济琛离京开会都带着她，几乎每个有他的场合就必然有她，大小事情没有不问她的，这不像是秘书，倒像是个管家。区晗子究竟是什么身份，不言自明。而这二位对众人的闲言碎语似乎根本不放在眼里，依然同进同出、形影不离。

“几年没来，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前些年还能说是江京首屈一指的高档酒店，现在能排进前五就不错了。”田济琛打量着一楼大厅的内置，对身边的下属感慨道。

区晗子嗯了一声，有些心不在焉。出门前她给男朋友打了个电话，他没接，直接挂断了，到现在也没有打过来，不知道又在忙些什么。他经常这样神神秘秘，却又不

肯说明。

进电梯之后，田济琛忽然想起什么，吩咐区啥子，“待会儿吃饭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少喝酒。我答应了小闺女晚上打电话给她，别到时候喝多了给忘了。”

区啥子又嗯了一声。

田济琛见她低着头像是有心事，不知她是不是在听他说话，有些不放心，又问：“我让你跟小刘去买的桂花鸭和板鸭……”

他四十岁时离婚另娶，新夫人很快为他添上一女，中年得女自是疼爱万分。才刚五岁的小女儿是他的心头肉，因此一遇到小女儿的事就跟得了圣旨似的，女儿偶尔说起桂花鸭好吃，他就记在心上了，到江京来出差，断不能空手而回。

“早买好啦。您放心，只要是您交代的事，我都在心里记得牢牢的，尤其是您宝贝闺女的事儿。”区啥子微微一笑。

她向来坦然，即便对领导也是不卑不亢，极有分寸，无论说什么，都能让谈话的另一方听了心里熨帖，觉得这女娃子不错，嘴巴甜、会来事儿。

晚宴气氛不错，田济琛遇到不少老战友、老朋友，喝酒的气氛一来，他就有点控制不住酒瘾。啥子和秘书室主任李荣轩怎么劝也劝不住，只得眼睁睁看着田济琛越喝越多，喝到最后脸红脖子粗，舌头都不能打弯了，啥子和李荣轩才不得不想办法把他拖走。

“我……我不走……我跟我战友二十年没见了，我不能……不能走……”田济琛喝高了，脑子有点乱，手脚也不协调了，眼看着李荣轩想把酒瓶拿走不让他再倒酒，他一把给抢过去，谁知道一不留神被椅子腿绊倒，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人喝多了真是丑态百出。李荣轩赶紧扶住他，吩咐啥子给司机小刘打电话，让他进来帮着把领导架出去，先拉回东苑宾馆休息。

“醉成这样，我看他是回不了宾馆了，不如就近开个房间，让他先躺会儿。您在这里替他顶着，我跟小刘送他走就行。”关键时刻，啥子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堂堂一位领导，给人看到他喝多的样子，总归是不成体统。今天晚上灌田济琛喝酒那几个人也是存心的，明知道他酒量不怎么样，还一个劲儿地敬酒。不如先不回东苑宾馆，安排他在这里住下，等酒醒了再回去也不迟。

司机小刘在一楼服务台开了一个房间，啥子想了想，通知他再多开几间，“领导不回去，咱们干脆都别回去，不然等他酒醒了一定怪我们丢下他。他醉成那样没人照看不行，你今晚就辛苦一点，看着他。”

好不容易跟小刘一起把这醉醺醺的家伙送回他的房间安顿好了，啥子才放下心来，跟主任汇报之后，领了房卡去自己的房间休息。

这一晚可真够累的，啥子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手机一看，信息和来电皆是空空如也，不由得有些烦躁，随手把手机扔到桌子上。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啥子从浴室出来，正拿着毛巾擦头发，就听到门口有声音，像是插房卡又像是敲门，不由得有些奇怪。她走过去透过猫眼往外看，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外正低着头，像是在用房卡开门。

这是什么人？难道是小偷？不会吧，有这么明目张胆的小偷吗？不太像！正当啥子犹豫的时候，门外的男人忽然开始嚷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紧接着是一阵敲门声。啥子只得打开门，看看究竟。

门一打开，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熏得啥子直捂鼻子。她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门外那男人已经跨步进来，嘴里不耐烦地嘟囔着什么，脚下一软，本能地随手抓住啥子的胳膊，接着踉跄地将她扑倒在地。

一瞬间，啥子的大脑里有两秒钟的空白，打色狼的念头油然而生，然而很快又被另一个念头取代——这人一定是喝多了走错房间，拿房卡开不了门才会着急拍门，还没等进门就站不住了。

啥子用尽全身力气才将眼前这个醉鬼推开，刚坐起来就听到一阵呕吐声。她低头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这男人竟然把一摊秽物全吐在她衣服上了，难闻刺鼻的气味熏得她差点晕倒！

“我×！”啥子气急中骂了一句粗话，照着那男人的脑袋就是一拍。

折腾了一晚上，本来心情就不好，这人还送上门来找不自在，她要是男人，肯定得痛扁他一顿。

这男人还残存点意识，不敢相信眼前这娘们儿居然敢对他动粗，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她，目光愠怒。

啥子并不理会他的虎视眈眈，跑到浴室接了一盆水往他脑袋上浇下去。

被冷水一刺激，男人似乎是清醒了点，坐起来四处张望，眼神一片迷茫，似乎还是没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啥子顾不得换衣服，直接打电话到总台找值班经理和服务员，让他们来处理这个喝醉了乱闯的家伙。

值班经理和两名服务员很快赶来，其中一名服务员一看到这人立刻就认出他是住在酒店某层的一位贵客，惊道：“经理，这不是……”没等他说完，经理用胳膊肘捅了捅他，示意他别乱说话。服务员没敢再多嘴。

“不好意思，这位客人一定是喝多了走错门，才会打扰到您，非常抱歉。”值班经理赶紧向啥子赔礼道歉，并且表示一定会替她把房间清理干净。

几个人合力把那人架走以后，又来了一个服务员帮啥子清理房间，清理完毕已经快十二点了。啥子又洗了一次澡，换上干净的浴袍，感觉自己已是筋疲力尽。

她躺到床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酒店服务员把洗好烘干的衣服送来，啥子梳洗过后换好军装，精神抖擞地离开了房间。

她先去酒店前台安排了一些事情，安排妥当后才去餐厅吃饭。一边吃着一边心里还惦记着事儿。她先打电话给李荣轩，又打电话给田济琛，提醒他当天有一个重要会议，不能耽误。

田济琛大概还没起床，接电话的声音特别朦胧，像是踩在云里雾里，有些虚无缥缈，抱怨道：“现在才几点啊，你就打电话？”

“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您十点钟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我是提醒您，别忘了这事儿。还有，您闺女昨儿可等了一晚上，您得趁她发火之前赶紧安抚一下。”啥子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事儿我真忘了！”

田济琛拿出当兵时紧急集合才有的速度迅速起床穿衣梳洗，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啥子看到他已经带着司机小刘出现在餐厅门口。

“我已经给你们点好餐了，昨晚喝多了，今天早上吃点清淡的菜粥养养胃。李主任已经坐车回东苑去准备今天开会需要的材料了。雁京方面，我也已经让人用快递空运了两只新鲜的桂花鸭送到您府上，您女儿中午在幼儿园就能吃上了。”啥子笑容可掬，把她的一番安排汇报给领导。

田济琛一听就特别满意，夸奖啥子办事得体。趁着他们吃饭的工夫，啥子用手机看了看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她提醒那两人可以出发了。

一行人从电梯口出来，走在大厅里，啥子只顾着和司机小刘说话，没注意到旁边有个年轻俊朗的男人在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看了她好几眼。

那个男人看到啥子的军衔，以及她身边那位的军衔，嘴角微微上挑，看起来像是在冷笑。

想不到这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居然是个女军官，看来人真是不可貌相。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眼看着电梯门开，便加快步伐进电梯去了。

在车上，坐在后座的田济琛一直在打电话，啥子安静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领导打电话的时候非礼勿听，是身为领导秘书的首要原则。

跟田济琛接触多了，对他的性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表面上看着温和，实则绵

里藏针，一肚子心眼儿。啥子看过他的履历表，知道他早年间是搞侦察的，一步步才被提拔到现在这个级别，这个人的为人处世绝不简单。

啥子在他身边工作，虽不至于战战兢兢，却也是步步小心。领导对她非常重视，而且有意栽培，她心里也得有数才行。

好在她一向聪明，做事情有条理又积极，只要是领导交给她的事，必然会全力以赴，将事情做到圆满。

初春气温多变，昨天还是春风拂面，第二天就变成阴天，气温骤降十几度。昨晚为了参加晚宴，啥子穿了裙装，此时及膝裙下只穿了双丝袜，虽说是在车上，也禁不住一阵哆嗦，下意识地拽了拽裙边，无奈裙子太短，根本不够遮盖。

田济琛刚好挂断了电话，注意到她这个动作，随口道：“今早有点冷，小刘，把空调打开。”

啥子吐了吐舌头，暗自心想：这领导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当的，怎么就这么细心呢！自己一点细微的变化人家都能注意到，以后可得多跟着学学——察言观色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门大学问。

包里的手机铃声及时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拿出来一看，是那个熟悉的号码，她溜溜儿等了一晚上又一早上，终于来电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好听的男低音，跟她解释他昨晚没有接电话的原因。他一向这样，说话很少高声，语速也平缓，可说出来的话就是叫人信服，无法质疑。啥子信了他的解释，眼看着车已经拐进大门，跟他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田济琛一直在闭目养神，可啥子接电话时的语气他一听就明白她是在跟谁通话。说起来，他还是他俩的介绍人，知道他俩来往也有一段日子了，只不过人家喜欢低调处理私生活，他也就装作不知道，不再过问。

要说啥子的男朋友叶小舫，可以说是名声在外、大有来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雁京城里干部子弟的头儿，部队圈里有名难缠的人物，当年在盛阳军区闹得鸡飞狗跳。

他在盛阳几年，强硬的作风让军区上下怨声载道，上层领导没办法，只好给叶小舫远在雁京的父亲叶巍然打电话，请他赶紧把他这个混世魔王儿子带走。叶巍然怕儿子树敌太多，才又把他调回雁京，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看着。

回雁京之后，叶小舫总算是收敛了许多，然而就算他这两年低调了，关于他的传言还是不少。有多少人恨他怕他，就有多少人有所求于他。他是众人中的灵魂人物，能把那群养尊处优、不可一世的活祖宗凝聚在一起。

领导们开会的时候，啥子就闲了下来，自然有人带她去各处逛逛，消费都记账，不用她费一点心思。跟领导出来就是有这个好处，到哪儿都有一群人捧着供着，尤其是旁人觉得她在领导面前地位微妙的时候，就更殷勤了，吃喝玩乐不在话下。

江京人爱吃臭豆腐、爱吃鸭子，可这些天总是吃这些也太腻了。啥子跟陪她出来逛的工作人员一说，人家便开车把她带到江京城里香火最鼎盛的城隍庙、江南贡院，让她有机会品尝当地的各种小吃。

这些年大城市的旅游越来越没特色，就算是古建也多了许多人工雕琢的痕迹。啥子看着城隍庙里如潮的游客，心里好生无趣。

她第一次出差是去蓉州，那里的小吃还是不错的，茶馆文化也很特别，相比之下，江京显得平淡多了，六朝文化的风韵到如今早已成为故纸堆里泛黄的记忆。

逛了大半天，再回到住处，啥子觉得自己的腿肚子都要转筋了。她踢掉高跟鞋，松开领口的衣扣，惬意地躺在床上看电视，换了N个台，最终还是停在某个新闻频道。

电视上，她妹妹茜子正用柔美的女声字正腔圆地播报整点新闻。俏丽的短发、完美的五官，茜子天生一张明艳妩媚的明星脸，留学回国进电视台不到三年就成为电视台的当家女主播，年年稳居台里的十佳榜。

看着看着，啥子就有些困了，想趁晚饭之前先睡上一会儿。来江京这些天，白天能闲着，晚上却是各种应酬不断，她得蓄足了精神才能应付。

六点多的时候，田济琛打电话给她，说有个舞会，让啥子陪他一起去。

啥子应道：“我得准备准备，七点半在一楼大厅见。”

陪领导吃饭跳舞，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原先啥子不大能接受这些乱七八糟的应酬，跟茜子抱怨过好几回，被茜子一通教育，“领导叫你去，那说明他眼里有你这号人，总比他当你是空气强。吃饭跳舞算什么呀？人际关系就是应酬，联络联络感情没什么不好。如今这年头，漂亮女人外出工作，有几个不陪吃陪喝陪唱？不陪睡就行，遇到不要脸的，你就抽他。”茜子言传身教。

在这方面，还是茜子有经验有心得，比她这个姐姐会交际。啥子一向高高在上，茜子可比她世故圆滑多了。

临来的时候，啥子带了两套小礼服，以备不时之需，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化好妆之后，她对着镜子仔细地检查自己的妆容，觉得满意了才出门。

部队的舞会，热闹虽热闹，可男多女少，比例多少有些失调，一些没有舞伴的军官只得干坐着，等着哪个女孩儿空闲的时候再凑上去。

一整晚，啥子根本没有时间闲下来，不是这个请就是那个请，谁也不便得罪，谁也不能怠慢，推了谁的邀舞都不大好。

到最后，啥子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她抬眼一瞥，看到田济琛正热络地搂着歌舞团的漂亮小姑娘跳华尔兹。

到底是军人，舞步多少有点生硬，好几个人跳舞像走正步，还自我感觉特好，还有几个人跳舞像演皮影戏，转身扭头动作太重，甬提多好笑了。啥子在一旁看这些人跳舞看得有趣，心里直乐呵。

啥子悄悄地给田济琛发信息：

领导，不好意思，我要开小差，脚疼得受不了，我先撤了。

田济琛一看到信息，心里暗笑，这丫头有点门道，挺有眼色的。于是，他回信息给她，让她先回去休息。

啥子得到领导特赦，溜之大吉。她回到宾馆房间里踢掉鞋子一看，脚底竟然磨出了两个水泡，穿着高跟鞋跳一晚上，可不是自己找罪受嘛。

接下来的两天，啥子清闲了不少。正好田济琛也觉得有人跟着反倒不方便，啥子索性跟领导请了假，等到会议结束再一起回雁京。

在单位工作一年，啥子对这样的事见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男人就是这样，只要不是同性恋，没有不好色的，也没有不喜欢和年轻漂亮的女人玩暧昧的。平心而论，田济琛作为领导待她不薄，这就够了，别人的私事，她又哪里管得了，也没心思管。

这天中午，李荣轩打电话给啥子，问她愿不愿意跟着去参观一下江京有名的云锦工艺厂，啥子给推了，她早就想好了，趁着有时间跟几个在江京工作的同学聚一聚。

收拾好之后，啥子挽着小包离开宾馆，刚走出宾馆大门，还没来得及上出租车，原本停在路边的一辆越野吉普忽然向她开过来，在她面前停下。

啥子正感到惊骇，车上下来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架着她的胳膊，从她手里夺过包，不等她看清车牌号，就把她带上了车。

上车之后，啥子才发现，车上一共坐了四个男人，后座再加上她，稍嫌拥挤。啥子刚要开口说话，其中一人已经拿着透明胶带往她嘴巴上贴。

“甬急，会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的。”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人看着一脸惊诧的啥子，从容地说。

啥子听出他的口音是标准的雁京口音，更加疑惑。难道是田济琛的仇家找上门了？不大可能，她只是个秘书，就算有仇有怨也不会找到她。

“唔唔唔……”啥子愤怒地瞪着那人，想说话却偏偏开不了口，心里着急不已。

她想想就会知道，自己落到这些人手里会有什么下场。

之前往她嘴上贴胶带的那个人拍了一下她脑袋，“不老实的话让你到车顶上坐着。”

啥子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敢再出声。

前座的男人回过头来冷眼瞥着啥子，“你给了时墨言一耳光，害他栽了面子不说，还是在江京的地面上，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得让你吃点苦头。”

时墨言是谁？啥子可劲儿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名字。

“唔唔……”她不停地摇头。

前座的男人见她一脸的惊诧，就提醒她，“前两天在江京饭店，他喝多了走错门，被你甩了一耳光，你还用一整盆冷水浇在他脑袋上，你都忘了？看来你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你掂量掂量吧，趁着还没到地方，自己想想辙。”

话说得慢条斯理，可语气真是傲慢至极，啥子气得要命，却又没法发作。

前座的男人看她气得脸色煞白，冷笑道：“不知道时墨言是什么人吗？回去打听打听，江京时家。”

他这么一提醒，啥子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们说的这个叫时墨言的人，怕不就是江京首富时骏武的儿子？时家祖上曾是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世代官商，之后家族里也一直有人在政府担任要职，可谓根基深厚。

财大气粗，自然是雄踞一方，只是时老爷子泉下有知，只怕也不会想到他的后代子孙会这么霸道，明明是他有错在先，也能算到别人头上！啥子暗叹一声，忍下不满——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冷静，乱了方寸只会更加吃亏。

啥子听着前座的男人自我介绍，他自称是时墨言的发小儿，名叫陈没。

“明人不做暗事，回头你不妨把我俩的名字跟田济琛说说，给他提个醒儿。至于他敢不敢管你的事儿，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这群人简直无法无天，狂妄至极！啥子气得胸口不停起伏，却苦于嘴不能言，只得忍下一肚子骂人的话。

这个圈子她不是没接触过，也深知这些人玩起来能浑到什么程度。她心里既着急又害怕，脱身是不大可能了，怎样才能少受点苦才是当务之急。

看啥子像是有话要说，陈没向后座的男人递了个眼色，示意他把啥子嘴上的胶带撕下来。

后座的男人照办了，啥子顾不得嘴角皮肤被撕扯的剧痛，长长吐了口气，随即，她沉声道：“我要见时墨言。”

嗨，这女的还真不简单，她以为她是谁，时墨言是她想见就能见的？后座的两个

男人皆有些轻蔑不屑，可一转念，又有些不怀好意地看着啥子，猜测她是不是动了什么心思，想抓住机会讨好那位太子爷？

陈没挑着嘴角，冷淡的笑意让他看起来有些阴鸷，“行，我替你安排。”说完，他掏出手机打电话。

这女人看起来有些胆识，时墨言应该有兴趣会一会她，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儿们，陈没深知时墨言的脾性。

“他同意了，我们这就带你去见他。”陈没告诉啥子。不过他也没想到，时墨言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之前他们听时墨言无意中说起走错门挨耳光的事，心里就有些计较。时墨言只是随口说说，可他们都知道他心里不可能不生气，只不过对方是个女人，他抹不开面子亲自下手对付，因此他们商量之后就代劳了。

江京饭店的某个豪华套间，门开之后，啥子跟在几个男人身后走进屋，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坐在沙发上，膝盖上还搁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看到他，她有点认不出，根本没法把他和之前那个冒失的酒鬼联系在一起，可这双眼睛她记得。

时墨言有一双能令人过目不忘的眼睛，深邃而且透亮，他的目光只轻轻一扫，周围的人就能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寒意。

眼睛凝聚了一个男人的精气神，啥子一看到他，就知道这个人的厉害之处，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会让人疼小半辈子，绝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到了这当口儿，她把谁搬出来也不会管用。

“听说你想见我，我跟你好像不太熟。”时墨言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好整以暇地看着啥子。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带着点南方口音，可啥子一肚子怒火，哪里有心思管他声音好听还是难听？她强压着怒火道：“你请我来，我不见你见谁？”

“你错了，这事儿跟我无关，把你找出来的是他们。”时墨言瞥了啥子一眼，就把视线再次转移到笔记本上。旁边那几人见他推得一干二净，知道他是故意要吊吊这女人的胃口，都存心看好戏。

啥子知道他不好对付，心里着急，却也只能硬着头皮，“我跟你比赛，三局两胜，要是我赢了，你就得毫发无损地放我走。”

这话一出，几个男人全忍不住要笑。这小妞儿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她知不知道这些男人玩起来都是行家，比什么她能占优势？

时墨言抬起头，漫不经心地看着啥子，“行，比什么？”

“五十米自由泳、多向飞碟、围棋、桥牌、斯诺克，随便你选三样。”啥子一口气报出一长串运动项目的名称。

时墨言思忖片刻，“五十米自由泳、多向飞碟、围棋。”

啥子心里一喜，连忙点头，这三样里有两样是她最拿手的，碰上了，算她幸运。

陈没在一旁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思量：时墨言到底还是放了这妞儿一马，没有选他最擅长的桥牌和斯诺克。这两项他都堪称专业级，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水平。也是，跟个女人过招，没必要太动真格的。

酒店游泳池，啥子换好泳衣出来，热身十分钟，时墨言瞧着她的动作娴熟，猜到她水平不低，倒也没敢小看她。陈没和三个同伴站在泳池边上，瞧着这出好戏。

等真正开始比赛，众人之前轻松的脸色才变得有些惊讶。那女人绝对是专业级别的，到了水里就像是一条善游的鱼，很快就将时墨言甩到后面了，后来还是时墨言加快速度，才不至于落下太多。等她从水里上岸，时墨言才刚游到岸边。

这第一场比赛啥子可算是扬眉吐气，上岸之后，她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居高临下地看着时墨言从水里出来。

时墨言上岸之后，倒也没有表现得很诧异，向啥子点点头，“你赢了。”

啥子道：“我上学的时候代表剑桥参加大学生运动会，拿过第二。”

时墨言没说话，拿毛巾擦了擦头发，换衣服去了。啥子心里才算松了口气。

多向飞碟需要场地，他们驱车去到城里一个射击俱乐部。跟会玩的男人比射击需要勇气，啥子望着湛蓝的天空，深吸一口气。

比起固定靶，移动靶和多向飞碟的射击难度更高，打得好的堪称神枪手，这一项，啥子并没有十成的把握。

时墨言似乎也让着她，没有让她输得太难看。两局下来，各有胜负，第三局的围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比赛地点选在时墨言的书房里，非常安静，适合思考。

不得不说，两人棋逢对手。啥子从小跟着名师学棋，水平早在普通棋手之上，说是专业级也不为过，可一遇到时墨言，她还真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精神，一不留神就有输的可能。一局棋下了两个多小时还没下完，除了陈没，其余两人都等得不耐烦，到客厅里看电视去了。

陈没也是行家，所以他一看到棋局就猜到这两人是较上劲了。要说这区啥子可真不简单，一个女人会这么多项目已属不易，个个擅长更加少见，上一局时墨言尚能让她几分，这一局却没法让了，稍不留神就会马失前蹄。

最终，时墨言赢了，啥子沮丧得要命，却听到时墨言说：“你走吧，这局算你赢。”

啥子疑惑地看着他，有些不敢相信他的话。时墨言走出书房，进餐厅拿啤酒去了。

陈没见啥子仍茫然地没有动，提醒她道：“他跟女人下棋从来都是让对方三子，跟你下，没有让你，所以算你赢。你要走赶紧走，别等他改了主意。”

啥子这才明白，也顾不上多说，走到沙发旁拿起自己的小包准备走，正好遇上时墨言拿了啤酒出来。

时墨言朝她淡淡地笑道：“回去跟老田说，他眼光不错。”

啥子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冷冷地瞥他一眼，没吭声，低头开门离去。

等到了屋外，啥子才发现自己早已是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她心里暗想：以后遇到事情还是要冷静，不能逞强、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搞不定的时候就找叶小舫，放着他不用，万一自己吃亏了可怎么办？啥子越想越后怕。

时墨言坐在房间里的沙发上喝啤酒上网，旁边的一个男人问他：“干吗放过那妞儿？她今儿又损了你的面子，不怕传出去不好听？”

“面子是自己挣的，犯不着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雁京那边。田济琛原来是墨言他叔叔的部下，看他的面子，那妞儿放了就放了吧。”陈没替时墨言说出他的心思。

“你们都错了，不是我要放她，是她自己救了自己。那妞儿应该有些门道，既然她不提身世，在别人的地盘也知道低头，我们玩过头反而不好。”时墨言跟啥子一接触，就感觉到她不一般。

别说她一个秘书，就是田济琛本人来了，遇到这样的场面也未必能这么镇定，她若不是见过大世面，就是有大背景的人撑腰，不到最后关头不搬救兵。

听他这么一说，其余三人倒也恍然。都是圈里混的，什么事儿不知道？像区啥子这么漂亮的女人搁在社会上，若没有几分背景，早被盯上了，哪能让她过得清白？陈没心想，时墨言难得把哪个女人放在眼里，刚才那区啥子，他分明是放在眼里当一号人物了。

“田济琛那边……”其中一人问陈没。

陈没想了想，挥手道：“撤了吧，田济琛是只老狐狸，久了难免不生疑，歌舞团的小妞儿也未必靠得住，万一从了他，对我们反而不利。”

时墨言听他们这话说得古怪，不禁眉头微微一皱，问道：“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陈没怕他不高兴，赶紧解释道：“是这样的，我们在老田身边安排了一个妞儿，怕万一区啥子这里搞出了事，老田利用这事儿给你下绊子，我们得先拿住他的把柄。”

“赶紧撤了吧，别丢人现眼了。田济琛是警卫局出身，什么世面没见过，能被你们派去的一个小姐儿给迷惑住？你小子偶尔也能给我整一步臭棋。”时墨言冷言道。

陈没并不在意他的话，握着手里的酒杯，眼神高深莫测。

“你什么时候回雁京？到时候我们几个替你饯行。”时墨言把喝空了的啤酒罐扔到垃圾桶里。

陈没这才舒展了一下筋骨，“我老娘昨天打电话催了，我爸下礼拜从巴厘岛度假回来，我得回去请安。”

陈家是国内有名的富豪家族，陈没却没有接管家族企业，而是自己做了另一门生意。儿子性子野，老头不放心，少不得耳提面命。可这些孩子在外面做了什么事，长辈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有时候就算是下面的人知道了，也会帮着隐瞒。

时墨言自己也是这样，常年住在海城，父母不召见就不回家，回了家也不愿住在家里，宁愿住在外面，不是酒店就是公寓。

“等我回雁京，给你查查她的底儿。”陈没走到酒柜旁给自己又倒了一杯白兰地，抿了一口细品。

时墨言专注于电脑上的财经新闻，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话。

陈没心里暗笑，那区啥子有点劲儿，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可架不住有人喜欢驯服胭脂马。

啥子回到东苑宾馆时，田济琛他们已经参观完云锦工艺厂回来了。田济琛打电话给啥子，问她去哪里了，怎么电话也不接？

啥子调整调整情绪，恭敬地问道：“您找我有事吗？”

田济琛缓缓语气，“也没什么事。今天不是去参观云锦工艺厂了嘛，送了几样工艺品，你来选两样拿走。”

啥子刚想推辞，转念一想，领导一番好意，也是盛情难却，只得去他的房间外敲门进去。

除了李荣轩坐在一旁抽烟，歌舞团那小姑娘也在，正拿着两件云锦旗袍对着镜子比量，似乎是在挑选哪个更合适。

啥子见到这场面，也没什么心思，强打起精神向田济琛道：“难为您还想着我。”

田济琛一抬下颌，示意她，东西都在茶几上，让她自己随便挑。

啥子选了一个屏风摆件、一方挂壁，再次道谢。

田济琛见她眉心微蹙，察觉到她情绪低落，关切地问：“你怎么回事，心情不好？”